

石民四十集

石民四十集目錄

卷第七

冒言上

總序
人運

屯遼
錢法

卷第七目錄終

石民四十集卷之七

防風茅元儀止生著

冒言一

總序

自中古以來治平少而戰爭多戰爭之日久則
餽餉愈不繼而勢大彊增其聚兵也愈衆以愈
不繼之餉而供愈衆之兵故民斃於野民斃於
野故耕者寡而粟不生粟而生則其爲餉也始

絕故嘗亂者資糧於所聚漢高李密之所以據
敖倉也終亂者資糧於所生魏武之所以屯許
下也未有倡大事守大基而不先務於足食者
倡大事而不先足食此黃巢之舂入爲資糧行
天下而終以盜死也守大基而不知足食此唐
之後裔衣珠玉而死者累累也今天下無合聚
之粟足以活百萬之衆而有合聚之財足以生
姦雄之心財者緩急不足以自救而徒使天下

之貪子女玉帛者思以是爲餌今遼事方興兵
益至二十萬餉歲度至八百餘萬始也粟猶足
以生人而財不足以生粟今財益訕而粟益不
繼粟不繼是自敝之道也而度遼之地不能驟
益食二十萬之衆則其勢必取之餽餽非財則
不繼餽無法則亦徒費費不可已而度支撙費
之道以入孔之大者阻之小小則不足以聚而
反以塞其源以入孔之小者濬之暴暴則不足

以生而反以啟其亂甚至以堂堂之天子而
敎吏以貪全盛之天下而搜乞如丐是爲臣子
者之所疾眚痛心而不敢不言者也軍之資不
特粟藁也而粟藁爲本請言屯種屯種者其爲
力易其爲利溥然不可以猝求也請言餽餉今
議牛議車所費累百餘萬而水運不與焉是以
一鐘致一石也故有簡易之法可寬民力兼可
足民財不可不講也大軍興百費具事猶不可

知內帑不復出且出而亦有盡之流也民力憊矣而天地自然之利國家廢弛之法豈無修之而可以裕國者乎儒者曰不取於民而用自足桑弘羊欺武帝之言此言似是而非也晉有以年饑大興佛事廣爲營造民以不殍者夫損有餘天之道也然使以官府之威令脇之以分賑則其事必苦而其力必不合此小可以喻大也况姦宄之徒犯國家之明憲今以塞其弊并以

安其人較之取輸租之小民斷有異也況甚有
下受其益國受其利行之百世而無弊者乎其
安可不講也然濬其源不如節其流今國家濫
觴之事不可枚舉而徒日夜憂貧何異膏粱子
弟不知生產豪奴寵婢恣擅奢靡而獨攢眉蹙
額日事儉乞乎是更不可不講也雖然講者爲
難而行者更難講者曰吾儒者也而甘爲聚歛
之臣將以毀名將以賈怨夫怨盡臣之所不避

也特不能忘者名耳夫苟果浚民肥上聚財禍國而以逢君土木齋禱淫蠱賣武之惡則誠不可使必欲避其名而坐視國貧始以庚癸之呼終以內潰之禍坐見胡虜長驅宗社腥羶亦何顏施眉橫襟而稱儒者乎然苟其人焉冒焉而言之非有轉石之難也獨自重臣賈禍國法凌夷日漸一日垂四十載今以天子之明詔反不如一丞尉之顧指而何以來吏姦攝民志此

君相之所宜加意而爲臣子者之所終疾晉痛心而不敢言者也

屯遼

遼故有屯田二萬九千二百餘頃額糧二十五萬三千二百餘石是每頃得糧八石餘也國家之制屯糧輕重不等而大率地或六頃或五十畝爲一分每分除正糧十二石外復收餘糧十二石今遼之獨寡者以其原額屯田一萬二千

三百八十餘頃今田增而賦不加耳則是本以五十畝爲一分也今愚以救變與御常異以法計之今遼之屯卒額應將三萬人當驅之任城守餽運之事以其田別募民屯之管鄧艾屯淮南北以四萬人之耕而歲得粟五百萬斛是每畝納糧一石二斗卽宋官田之意也以遼之膏腴幸歲之不災亦可得此則是將三萬頃之地而可得糧三百五十餘萬也縱不可得得其半

亦近二百萬二百萬之粟可以飽二十萬之士
量稅其芻可以飽十萬之馬又何待轉餽乎苟
曰開鐵之失地多豈遼廣之拋荒不足以補之
其屯士之改他役者不出二十萬之額不憂無
食也或曰稅得無太重歟吁是何不思之深也
每頃六十石較之正餘糧二十四石僅倍而復
半也較之五十畝爲一分者僅五增其一也民
得不應得之田而納此其豈曰酷往李中丞植

屯新闢之田而所得尚浮況久熟者乎量其餘粒猶可收糴以備他需夫以千餘里之幅員而募三萬家之耕寧無應者民耕以養軍軍與民並利故曰其力易其利溥

人運

人運之法自古有之見於史冊則始於元人董搏霄然欲以搏霄之法行之今日則必不得之數也搏霄議海寧之運其爲士募其爲道近以

軍運軍足所需而止今東寧一道法未畫一姑以經略所言二道言之遼海約爲里二百四十海蓋約爲里二百一十經略議一歲之費爲米豆一百十二萬石而其費至五十八萬八千七百五十兩若車之敝牛之倒易袋之弊俱未及也如此則募如議人運搏霄之法每里置三十六人人分十步日行五百回則是輕行十四里重行十四里也匹夫之力其最下者亦可倍之

搏霄之法袋爲米四斗則是計其重不過五十斤也匹夫之力其最下者亦可倍之倍之則每里置一百八十人而日可運四千石矣計二百八十日而可運足一百十二萬石之額人給米二升使其半自膳半膳家則每里日費米三石六斗四勺五十里日費米一千六百二十石積二百八十日費米四十五萬三千六百石而足矣遼之人必食遼之粟令官發四十五萬餘則

民間餘四十五萬餘也增四十五萬餘之糧則
價必平以之收糴不必三十萬金車牛一無所
用唯布袋不可已約計四百五十里日行五十
六里不過八程倒換之間復加一倍如經略之
估不過八千金較之用十五萬者其省亦半且
封識堅固及庾而卸可以免易袋之弊寬靈一
帶車不能行議用馬馱爲費更大人則不必馬
矣但說者疑人不足耳不知運車夫已議三萬

人而刈草餵牛公私雜役不與焉今以兩道之
廣所役僅八萬一千人分朋設食三人可以供
一里則雜役不過千餘人何憂不給哉經略之
議車夫日給銀三分每歲止運八月其餘四月
間於其間亮豈能舍而他業則是每歲得銀七
兩二錢也今斗米值一錢七分則是得米四石
二斗三升也何如以二百八十日之運實得米
五石六斗乎愚知遼民之樂從也況入異車牛

可以變班可以代替寒暑無間所阻者大雨雪
耳歲不過三十日則多五十日之運可以得二
十萬石以備增兵之需若夫芻亦可準也每束
十五斤人可運七束置人如運米豆者之數則
爲日二百三十七日可以運足八百萬束之額
其爲費不過三十六萬七千五百四十石較之
經略所估五十三萬七千九百兩相去不啻二
倍人不足則寬其自入有餘則促其期費均不

加也况省五萬八千之牛即可餵五萬八千之馬今遼左之養馬計不過五萬何憂採辦之不足卽擔運之費猶可減也太約財可頓益而粟不能驟增祇以其地之粟食其地之人轉移之間粟不窘而費自足無車敝牛倒之虞無內地收辦之擾夫享餘粒市得價平外漸增其積粟內漸減其採草故曰可以寬民力足民財

錢法

國初禁金銀不得交易百文以上用鈔百文以下用錢法至善也自汚吏不便於行鈔故鈔法日廢而民間有換錫之苦水火之苦故亦不堪便有收課者漸改鈔而爲銀收者爲銀則用者愈阻遂爲一貫之鈔法值銀一兩者而僅折銀三二釐不等商課日虧官祿日薄而祖宗之良法盡矣夫金銀者產於地人得而私之鈔者製於官唯上得而增損之以天下之主筦天下

之命道至順也然大寶不可以獨擅重利不可
以獨居故以國初之法令而終不能得之於天
下故可知也然唐宋之際天下多事甚於本朝
而猶不至甚貧者以行錢法耳銅之產多於金
銀而錢之法上猶得筭其權權在則利存焉今
錢法非不行而行錢之地天下十不及二私錢
之廣百倍於官官非不知鼓鑄之利而苦於銅
之不繼不知銅之置而置於器飾再置於私鑄

耳今縣官雖議加鑄而涓滴不足濟愚以舉一
政而可措天下於富者錢法是也今言加鑄者
莫利於南京試以南京之法準之每爐七人盡
七人一日之力可得錢萬文每千錢爲銅九斤
斤價八分共爲價七兩二錢人給工銀五分爐
給炭價二錢共費七兩七錢五分而可得錢萬
文如國初之制每千文值銀一兩則是一爐之
鑄日得利一兩二錢五分也如國初之制每布

政司各開寶源局大約兩都之局可置千爐藩
司之局截補之間不減五百則足舉天下之大
而可共得一萬三千五百爐也每爐歲鑄百日
卽可得錢一千三百五十萬緡度其餘利值銀
三百三萬八千五百兩宋時二十六監永通一
監歲鑄八十萬緡他可知矣銅之值不等以南
之賤補北之貴詔商賈辦所法不遠苟非官商
而擅易銅者嚴無赦銅非是種俱可兼鑄故唐

宋之制禁不得他用至王安石鑄鐵錢弛其禁而錢法遂壞今當修復此法命見用器飾自鏡金樂器古代鼎彝外俱勒上之於官每淨銅一斤給錢一百二十文有故匿者沒其家以半賞告者所收之銅加之鉛藥所費尚不及八分而民間除鏡金樂器聽錢局帶造市易餘以錫鐵代之無所不便品官之應用銅者亦量爲改易銅屋銅像更屬不經先銷之以爲民望有私鑄

者朝報夕誅沒家賞告亦如匿銅其錢之式如
丘文莊之議改而爲篆尤可一新耳目其錢之
名當改爲大明通寶使萬世衍之而無新舊之
阻天下舊錢使土之於官古錢計如銅之價私
錢銷淨銅而計之本朝之錢以十易五萬曆之
錢以十易八京師錢貴之地稍爲通融則改銷
之間亦不加費收徵之法盡棄銀不用民不得
不易錢以應土則民間交易不必盡禁金銀而

錢自不得不行錢行之後漸如國初鑄當三當五當十者以便齎發一以銅之輕重準當之多寡而工價猶可稍省焉此法一立則有司不得加火耗貪吏不得資滿載猾胥巨寇俱難爲奸成色不分三尺難欺一舉百利莫此爲甚惟轉運之間稍須人力然費小利大古行之而無害晉宋末兵興歲加民錢七千二百萬緡苟求七千二百萬之銀則今京庫中八年之供也雖峻

石民四十集卷之八

防風茅元儀止生著

冒言二

屯田

養軍而不困民法算善於屯田國家原額屯田
八十九萬二千七百八十九頃餘今所存六十
二萬七千一百九十七頃餘然增損不一在
京衛所南北直隸浙江湖廣福建山西河南廣

東廣西山西萬全陝西雲南遼東則有加於簪
簪爲額二十一萬一千九百四十四今爲額五
十九萬三千九百五十五共增三十八萬二千
四十四唯在京衛所江西四川貴州則損失舊
額舊爲六十八萬八百四十五今爲六萬三千
二百四十二共失去六十一萬七千五百九十
七內四川失六十一萬七百四十一其最多者
矣簪之養軍自京衛而外共一百七十一萬四

千二百八十二今之養軍爲一百二十九萬九
千一百九十四簣之屯糧不可考今之屯糧爲
四百三十三萬五千三百七十五石爲銀九萬
三千六百十兩除京衛外尚有糧四百十五萬
五千七百四十八石爲銀六萬一千五百五十
三兩京衛之軍向亡其籍考之先臣奏議大約
爲四十餘萬南衛之軍亦不可考大約遷鼎以
後爲額一十二萬而京衛屯田舊額不過六千

三百三十八頃南衛屯田舊額不過九千三百六十八頃卽如舊制每分五十畝收正餘糧二十四石則京衛亦不過三十萬四千二百二十四石必不能供四十餘萬之衆卽南衛之四十四萬九千六百六十四石亦不足供十二萬之衆其取給於饋運也明矣若夫外衛則不然雖曰爲分不等或百畝或七八十畝然以南衛之法准之每分爲一由每由田實量嘗有七八十

正糧爲應得之物屯產亦遂爲固有之私典賣
迭出頑鈍叢生不可收拾端在於此今屯糧日
虧徵發日甚不取之此必取之彼易欺者民則
倍徵而不以爲苛難制者軍遂棄置而不敢問
非法之平也况取者已竭亦將爲不可誰何之
人兼軍受其貧而豪右獨專其利乎歷朝以來
皆知修屯法之善卒未有能舉之者徒以疆界
難清豪強難抑徵催難整耳愚以清疆界算如

嚴丈量丈量則寸壤不可隱故相以丈量犯江南巨室之怒然國受其利此左驗也抑豪強算如撫貧弱奪不應得者與應得之人則衆心得而禍不可煽矣整催徵算如調屯官今各督其衛恃爲固有必一以軍政之法分調賢能等其繁簡一有不稱置之重典則人人凜凜不敢刁恣矣然後復正餘糧二十四石之額復上倉交盤之制卽以今田等之量其入可得粟三千一

十萬五千四百五十六石除正糧以食其十之
三尚可得餘糧一千五百五萬二千七百二十
八石今京軍額不過十二萬南京軍額不滿四
萬盡補天下失伍之額不過一百四十六萬除
屯軍外不過九十八萬餘用其粟大半足以養
矣截長補短盡取給於此更不煩轉輸之勞而
歲有兩歲之支苟足九年之蓄則繕險治器皆
可取給更以其餘設預備之倉補饑荒之缺軍

有餘食民無暴取野無棄土國有積儲雖井田
復興內政復作不能過也但經理之時向拋荒
者未免有牛種開濬之費在邊外者未免有築
堡防禦之勞然築堡卽所以修邊開濬乃所以
永利牛種之費止在一時苟兼行錢法取之裕
如不足煩當宁之慮也若夫齊魯宋衛秦晉燕
趙之墟古之膏腴今爲瘠鄉民惰土荒以至於
此因而開濬教導使如江南無三尺之墮農無

尺寸之棄地不過五年可使富足此愚所聳懼而未敢深言者也

鹽法

今天下之費仰給於鹽者踰百三十萬而其法則敝懷極矣淮鹽近設綱法課得無匱然救本之論不存焉愚按劉晏理鹽始於四十餘萬終於六百餘萬其意培益戶口爲主故數年之間而頓益至此法日密而戶亦日廣也今鹽課雖

益於國初然益於課而不益於引卽引有餘鹽亦增不及再倍而危危乎憂引之不盡行豈戶口猶復如故耶今藉上之故額雖不增而民間之損益可槩見試以一家計之管爲口幾何今爲口幾何卽以十家之盈縮通計之管爲口幾何今爲口幾何恐百倍不止也夷吾之料鹽也諸君吾子各有成數管之口不能兼今之食今之口不能分管之食所易見也而課不加增豈

有他故哉唯私鹽爲之蠹耳今天下之鹽淮居其半浙次之按天下戶口之衆流寓之廣財賦之自出孰有過於浙之杭嘉湖寧紹南畿之蘇松常鎮應天淮揚者然此十二郡者無一人食官鹽官鹽之引僭銷於他處縱多方強之百不居一使驅此十二郡之戶盡食官鹽其所增引當不啻數倍况私鹽所行之地不特此乎然最難絕者私鹽絕私鹽之法莫善於國初莫不善

於今日今江北之鹽困載至江南利卽四五倍而欲恃區區整飭之道游徼之卒而懲一警百必不能也國初量丁取鹽每四百斤官付工本米一石苟有餘鹽官復每二百斤給米一石收倉貯候官賣有私相交易者罪絞不赦後官不給本聽商自爲買聽商自爲買而復禁其私易法不能也歲出餘鹽官不爲收而使其坐視厚利而饑死又不能也故寬其罪爲納贖納贖則

法不行而禁無及矣今議者爲私鹽之不可絕者三一日巡禁之難密二曰鹽徒之難處三曰正本之難辦愚以爲皆不然也夫塞水者塞其源撲火者撲其發欲巡禁於江海之際則難欲綜簡於產鹽之地則易今苟嚴爲科條設官於鹽場禁其私相貿易則鹽無闕出縱欲私販亦無從也嘗劉晏設官並設於產鹽之地而不設於行鹽之地卽此意耳鹽徒產於海濱恃爲常

業然亦法令不行轉相効尤故日滋一日今江海巡禁稍嚴此輩卽惴惴而恐苟有安身之策豈必爲此而快彼生長潮汐之間熟於水關之法募爲水兵天下算敵今若得其要領選其精銳授以沙船益以火器御以能將使爲江海銳師此輩旣有所歸則後起者必寡法令旣密前無厚利後有嚴誅自安田里不復獷悍矣今商人買引之外仍費買鹽之本今官自買賣則發

商之時仍不失價不過轉移之間耳但商人已困使之先納買本法必不行且納亦不廣不足以盡收餘鹽唯能行錢法則商人買引勢所必需卽就運司鼓鑄收其餘利足爲資本竈戶有鹽不過求售今酌揚定價使不減私販之利豈肯冒必死之禍而爲無益之事哉私鹽不行則官鹽自廣然後加設別目縱至十倍豈憂壅積然後漸復開中之法兼行納價之規度天下之

利尚不止千萬豈慮此區區故額哉至於清理
竈戶草場查還行鹽故地亦祖宗之舊制而
修復之善法但竈戶皆貧而今富頗有餘鹽私
販非無柴草失煎行鹽之地此盈則彼縮使得
各絕私鹽不患虧於舊額但行鹽之地價不可
不定江廣之間日爭毫釐不知小民所食有限
如會典食鹽之料不過月食鹽一斤斤增二釐
歲費不及三分至於巨室食止累百計其所費

亦復幾何故稍昂則無損於民稍虧則商人立困是安可不權其輕重哉

稅契

有契必稅國之典也且百而取三政不爲虐可以杜紛爭可以清詭寄立法之意非特足國而已也今日就廢弛民間契書十無一稅卽有稅者亦爲邑令侵欺百不解一近議改用府尾亦無間遠今欲清此弊必選戶部司屬巡行天下

明告中外有不稅之契原主能告者卽以給之
被他人或親屬告者半入官半賞告其旣稅之
後有敢告回贖加價者如所告之數而罰之官
爲理者寘之重典其有僞契告稅者全家遠戍
沒產如不告稅者挨戶逐里編爲書冊總其家
之契計其價之多寡註爲一戶應納之數印納
之後每契尾以使者印鈐之仍備列細數造二
冊報部部降一單仍細列其契目印鈐付照其

已稅者仍稅其三之六並列單內以示整齊其
冊一畱部頒各邑懸示鄉市有鈴尾而不造
入冊者許人告沒其全家之產以賞之使者罰
無赦有司不以聞者罪如之如此則事不勞而
弊不生自此之後限交易十日卽告縣納價歲
終報部降單懸示賞罰一如茲法則利入於官
而權統於上不肖之吏無以滋其弊頑之民
無以容其奸尤必法行自貴宗室品官有抗阻

者沒產之外加以重刑則曉下所得不下百萬而歲入亦不下數十萬取於民而不擾孰有甚於此哉

度牒

國制僧道無度牒者問罪還俗此自有釋老以來未有或廢者也故崇奉釋老之時有歲度至十數萬者未有不度而自爲外教之民宋時度僧費重故張循王之招義兵以能招五十人者

給一度牒則其值可知本朝不過納銀四兩而已而有司因循算或稽核今合計天下之僧道有度牒者百無其一今當特命使臣齎度牒遍至郡邑嚴爲清審免其半價以常住者屬之僧道錄司行脚者屬之叢林主爲之令曰有踰月不上納者謫戍遼左如此則能辦者必不敢緩不能辦者亦必有爲檀度之人苟有終不奉令者使之還俗可以省游食之民可以補戍伍之

缺仍嚴行關隘市肆叢林有無度牒之僧道至而不省者坐以死其有蓄髮而稱行者亦必得行者之牒其價與僧等則姦無所容而法可必行矣或慮其囂亂不知費不加而事易辦寧蹈不測且各有王者責有所歸豈至紛紜特或以因果之說惑衆耳不知歷代崇奉者尚不廢此法况本朝禁例森然而任其明犯乎能舉此無論半歲之中可以得數百萬之餉而修法明政

亦王道之大也

權茶

國家權川陝之茶所以易馬權南畿之茶所以
專山澤之利而浙江河南廣西雲貴不足當南
畿十之一國初之制川陝上引六千斤中引四
千斤下引三千斤給引買茶運至茶司官商對
分官茶易馬商茶給賣陝茶今課五萬餘斤川
茶筭課百萬斤使金牌之法不廢折色之說不

行則上馬一百二十斤中馬七十斤下馬五十斤大約二百四十斤可以得三馬歲所得馬萬餘匹私茶不行不得不仰給於我馬之不如式者我可以拒而制其命茶收如制亦無濫惡以生戎心度其歲出何啻數十倍一准南方國初之制每引百斤納錢千文每繇六十斤納錢六百文其所入何限卽如南畿額課六十八萬二千四百九十四兩也國初納錢利仍不失後使

納鈔鈔廢則坐失六十八萬之利矣今名存實
費國家竟不得分毫之用販賣自繇不知官私
之制使國家已行之法坐視而不知修復徒欲
開利孔唆民膏可悲也今以茶價准之每斤貴
者一錢賤者三四分在貴者不過十而取一在
賤者加一於民而亦不至病故制法之善在於
不辨粗細但秤斤數今按楊文貞茶法論謂南
畿之應天常州池州徽州浙江之杭州湖州嚴

州衢州紹興江西之南昌饒州南康九江吉安
湖廣之武昌寶慶長沙荊州四川之成都保慶
夔州嘉定瀘州雅州等處俱係產茶之地今若
嚴爲修復私茶之法一如私鹽更於始事之時
量推 聖祖戮歐駙馬之意重加懲沒使必納
課而後給引繇量分其地每省直特命能臣一
人專督其事度其歲入豈止數百萬夫茶者人
所必需必需則土得制其權茶者又人所寡需

寡需則量增其價而不爲虐國初之禁止嚴於南直故南直之課遂至六十餘萬其實他省所出亦不爲少且承平日久種植日多今再於產茶之地特立監禁之官更行天下重懸私茶之賞則商販之徒不損於已而可免於不測之禍孰不樂從哉

石民四十集卷之八終

石民四十集目錄

卷第九

冒言下

惟酒
蘆洲
驛遞

市舶
內供
總論

肆稅
宗祿

卷第九目錄

終

石民四十集卷之九

防風茅元儀止生著

冒言三

權酒

漢建元以來無不權酒者宋至以京朝官監之
其法弛於本朝意甚善也然度古者取利之道
國家已講求無遺近且議及南畝增而復增顧
獨置此使能盡捐利數以惠元元則建元弊政

誠不宜講今旣不可已而苛求於力作之小人則不如復榷酒之制酒之利大約可以倍倍之利上不欲下專之示民有節也且秣多害農先王以爲干天和今釀酒無禁民得廣造家有五斛之收傾三之一以事釀官庫不設私坊自多京口洞庭之商賈獨專其利行天下幾半兼之村肆濁醪遍布鄉里小民易沽往往致醉損穀害農教酗啟鬪莫此爲甚今宜一準宋法量縣

之大小置庫之多寡隨其地之所宜以爲釀造
分別高下數等以便貧富交易大坊小肆各販
自官給以引照有私釀者罰無赦有假公引而
益以私釀者罰無赦且沒其家以賞告者咎簡
雍以淫具一言解先王釀具之罰世傳其語然
止可爲一時諷諫耳今必禁絕釀具使上之於
官庫官給其值官庫足則焚燬之有告者必以
釀具爲左証猶私鑄之有鑪也麴蘖造之於官

庫私造者論如私釀告之賞如之凡爲禁者必
禁其源源清而流自止量給鑄錢餘利以爲官
庫之本特設官以監之度一歲所入不下數百
萬宋皇祐間歲課至緡錢一千四百九十八萬
六千餘貫其左驗也又可以省秣節飲益儲教
敦但處置之始須得宜耳是在行法者而非法
之所能該也

市舶

宋時歲幣百餘萬取之市舶而足本朝設三市
舶司而不嚴今且裁其一矣閩廣之間量抽兵
餉然入於吏者百入於國者一浙直之間明禁
通番而暗多出洋構亂興非具繇於此大約中
國之所需於外夷者勢不可缺外夷所給於中
國者亦情不能已今禁之嚴則相率而入寇弛
其禁則闕出禁物而莫可窮究且廣之南海閩
之海澄每船出洋吏得其常例數百金回船之

日唯恣其所取何不一課以常法量船之大小
便納二三百金以至千金又量其貨之價值如
鈔關之稅而稅之及其回船分其十之二以資
官蓋通番之利不重則大不往太重則人婉徇
浙海之民既舉其利四方不逞之徒又從而慕
之故稅其出稅其入而不爲苛船戶之稅卽鈔
關量頭之意番中分利船戶獨得其半故其稅
宜重又於浙之定海竿浦南直之劉河海門增

設一官一如閩廣之制但各官俱宜選才而清者加之崇銜重其事權不可復如提舉之例再設一重望大臣總其事使血脉皆通不容互隱則不唯歲入百萬可以資軍國而私販不容姦人算筭肅清海甸不外此也

肆稅

古人稅什一所以抑末也今行商有稅而坐商無稅是教天下以逐末不盡驅農爲賈不止也

况取於農者有加無已而坐商獨不問抵以典
當鋪行供有司之誅求勢不能重取故特寬以
自肥非法之正也今宜遍行天下除窮鄉小店
徒步掀販不稅外共有開張鋪面坐地致利者
大自典鋪布行下至零易屠沽較量其本每三
十歲稅其一苟有低昂不公或市恩而不徇公
家之急或苛求而以歛百姓之怨者皆以重典
殉之敢紛擾叟說以抗上者罪亦如之士宦之

家既取利於民，藥不從優免稅。此之外，苟有復立鋪行名色，責之供辦，勒以官價者，亦從重典。如此則商賈樂輸而歲入不下數百萬。近有勸俗質庫之說，此末世弊政所得不多而爲毒滋甚。且百賈之中獨稅其一，必有不均之歎。可以濟一時而不以爲苛，可以爲常額而不以爲酷，無便於此者也。

蘆洲

近建議者欲清南京太僕寺所隸草場地六十萬頃命畝出佃價一兩使此法能行則可得銀六千萬利算大焉然而不能也自馬草均派於田畝民間已忘其事故江北尚有名目而共田本賤值不過數錢豈能頓增一兩江南田貴易增而竟算可辨析苟欲徵其價必至於灘派此敎之亂也愚以爲蘆洲一項可以此意行之今沿江一帶田之利微洲之利重故洲必歸於臺

勢兩豪相爭累年不止且甚至逞戈結營白日
殺人而官不敢問祇以不煩佃價辦課輕微而
影射易滋故不憚身命而爭之耳今得爲之令
曰某處某洲若干畝聽每畝納價若干不論業
主他戶能納者聽旣納之後永爲世業舊業主
不得爭民縱出佃價其利尚浮於田必爭先而
納舊業主家能辦者唯恐失其利亦必競納不
煩催督而可以得無限之貲原其本始皆繇白

仙未爲奪其所有旣納之後永無相爭之端續
有新增亦必遵此不得以水影微課先仙爲辭
利減事平爭端少息亦致治之權也計蘆政分
司所轄見爲畝三百三萬三千九百二十四如
往年小試於如臯等處每畝納四五錢不等民
無不樂從則分等量入亦不下百六七十萬可
坐而致也若能命一幹官嚴爲丈量度其隱蔽
不啻一倍上而川蜀亦可倣行數百萬之利在

一使者得人耳事集民樂又何患焉

內供

按會計錄天下之所入爲一千四百六十一萬而入於內府者爲六百餘萬其爲金花籽粒銀不過一百二三十萬而絲綿絹疋蜡茶顏料則將五百萬頃餉臣請改折一歲而陛下不許豈以內供不可缺哉然在朝之士未有爲陛下言其故者陛下安得而知之愚竊痛焉今

陛下有黠貨之名而礦稅既罷以來實未嘗橫
取於外不過損抑內豎使以孝順名目日竭其
貲苟不能承旨則加以嚴刑或有忤故藉其所
積耳然而內帑之充物已亘古所無矣夫內豎
自刑入宮豈有私財自東廠之外不得與聞外
事豈能雨粟生金以供上之取哉不過刻削內
供甚至陰爲盜賣恣其奉養之娛足其子弟之
業以其餘應上耳夫好利者取之於外求之於

人未聞以所有之物聽其恣盜又從而取之徒以聚衆怨失令名何其拙也 陛下天縱睿聖特未思耳而羣臣又算言徒日夜請內帑 上曰內帑者非取之民民之脂膏非繇內帑而竭非取之有司有司之庫藏非繇內帑而虛司計者曷不圖之所以萬請而萬不應也今若爲

陛下言致財之繇則一檢核之間而姦弊一無所容足所供需量爲改折則可以應目下之急

清其弊源無使冒破則可以歲損數百萬卽闕入內帑備不時之需亦無不可何必宛轉其事而坐受其弊哉此清源之大者也

宗祿

盡天下之供輸而不足以待無已之增者宗祿是也國家之制親王郡王鎮國輔國奉國將軍鎮國輔國奉國中尉凡八等其祿則萬石二千石一千石八百六百四百三百二百石以爲差

宗女則郡主縣主郡君縣君鄉君凡五等其祿則八百六百四百三百二百以爲差在國初之時藩封雖多而子庶有限姑給之而不以爲煩且田產之禁例方嚴百業之利澤不及少給之而慮其不足故有不得不然者今按甲辰乙巳間玉牒所載已六十萬位十年產一子量見在者不下四十萬位而藩司難供借軍糧俗屯粒猶慮不給況加以軍旅之事百費具興而不

億孫子方有加無已勢必不能供不能供則必
召亂俟其亂而後圖之欲加派於民則民之亂
愈甚欲開其禁而已之而驕悍之氣已不可復
制矣今多設藩封之地歲與官司爭祿官不得
已而應之剝軍削民圖便其一身之事朝除夕
遷豈暇它慮哉今天下多故事變之出正無窮
已不豫爲此杜非策之上也天下志士私憂竊
痛而不敢颺言者以其事重大耳愚以不極言

之則其憂不著不極行之則其禍不減令宗學
已開駿駿有登仕版之人功令稍弛四方時有
出遊之徒漸置田產或營商賈較之立法初意
漸減已盡而且三分本色七分折鈔其祿已薄
加以扣欠所餘無幾而猶迫於舊禁事多牽阻
何不因其俗順其情爲之令曰親郡王給祿如
制輔國將軍而下仍受爵而停祿願從文武二
途者告之親郡王親郡王命長史教授聞之有

司文入黷序武隸武學則各從其服選拔升除
一如常制苟老而退倦而已病而不任者聞之
親郡王親郡王命長史教授聞之有司歲終類
題復其爵如故其有置產出游爲四民之業者
俱不禁苟有犯科條雖不加刑亦不得槩從寬
政使不擾於民而法自不干如此則向秀臯鼎
疊見於時分爭囂亂先杜其根而歲省宗祿數
百萬令各省合計現發之數藉入於司農以供

軍國之需不特足國而且足民夫體祖宗培植之意杜將來無窮之憂開二百五十年久鬱之氣足國家億萬年天府之供一舉而四善備焉非人主毅然行之安可得哉嗟乎鎔身可殺而鎔計不可待偃而行有漢噬臍千古之鑒也

驛遞

今天下孰不知驛遞之損上疲下哉然卒不得

以甦者其弊有二欲如立法之始非特旨不馳
非公差不應則士大夫無異於服商服賈之人
而羈旅之不堪長夫之擾民勢不能已此故相
之覆轍其弊一也欲如近年寬假之議疎其節
目廣其額例明給於縣官而不得暗假於交知
法至善也然撫按之額給有例不能一其權於
始而欲禁其假於後不可得也其弊二也况一
而支十一固不足寸豈爲法所當更以實數也

勘合之外加以私牌鼓吹胥皂無益於使客而實損夫民脂萬不可缺何不量填勘合之中使不得增而仍任其妄求也惜往來之勞故肩民脂以應之猶爲可也旣足其用又使折乾謂之何也然此流弊勢不能禁何也撫按藉口於齎奏士大夫各惜其體貌苟非君相持之莫任其怨怨不任則法不可行今宜爲之令曰撫按一應齎奏調發差官差弁止用馬牌其所發勘

合必監司郡守之公事本省士夫之補官始許
填給而於劣處罷歸者量爲停之以示厚薄歲
終報部繳其餘者委一司官專督對驗其撫按
符驗夫牌等項槩不得行馬牌自四馬二糧之
外槩不得應坐馬憺馬等弊槩不得公開循環
有不遵者坐以重法及數十人而天下肅然
矣今天下所設館驛千三十六遞運所百四
十六計歲所省豈匪萬而甦甦夫所以寬

民者不與焉此非有徵派之苛囂擾之慮剝削
不令之譽也徒以士大夫唯便之自圖莫肯窮
究耳使士大夫唯便之自圖而欲責武弁之侵
下內監之盜上頑民之抗法姦胥之舞文必不
能也故愚以欲理財則必先塞其流流不塞則
漏卮也欲塞流必先自士大夫始本不正則末
不端也士大夫律已之外所費於縣官者算甚
於驛遞大不更則小不必問也而又曲爲之體

寬爲之例徒以塞無名之假脩無益之科求無
已之折乾而稍抑罷斥之流以示朝廷勸懲之
意儻亦法之平也苟猶藐上而不遵任私以爲
恣恩可自己出則謁選上公車者無不乘傳而
呼是詐冒也威可自己行則無用之頭踏加倍
之夫馬而毫不爲惜是故虐也勢有所可乘則
明知下人之暴取而欲以張已權恐以拂下情
是代爲姦也利有所可藉則以堂堂天子之

命吏而較錙銖於窮驛充囊橐以自喜旣非常
祿又非特予是身爲墨也士大夫縱不體國亦
何忍以不淄之軀而自踏於非義之地哉亦不
思耳

嗚呼理財於今日豈易言哉豈易言哉夫創業
之時民鮮而法重事變而志不寧民鮮則仰給
者寡今益一人有一人之費三百年之培養其
所益何如哉法重則畫而而易行吏不敢以爲

難民不敢以爲苦事辦而陰益於下者多矣今吏者所以承上而布下者也一令下先聚而議其非無必爲之志而有必成之事道所不載也民安得不愈玩乎事變則常動動則易乘格常則常靜靜則難搖上修一法曰故然也而民舉目前之事以爲故然有所利而不知恩有所節而遂以爲虐子不聞父之事弟不聞兄之事十年之後不復記十年前之事唯以其便者曰故

然安得不抗上乎志不寧則慮常戛故開闢之
初如洪濛之始曰耕則耕曰織則織曰鮮食則
鮮食曰虞工則虞工耳今人有恒業安而不遷
導之以利而益之以勞寧不利也卽之以安而
損其所便寧不安也下以此梗而上何以令下
乎此四者當今之大患也然我聞之聖王亦因
時而已必欲以守成之日而行創業之令則三
王而慕五帝之事必不能也故愚雖迂不敢言

不易行之事不敢言不可卽行之事今之急在
於遼遼可辦遼而內擾不已故言遼屯屯須秋
穫而春夏之餉必取之饋今車牛紛紛外益匱
而內將變矣故言人運不唯省數十萬之金錢
而可平一時之米價倘能小試之而坐收其效
者此也然天下有大利萬世有成法置而不問
徒欲取給於內帑無論內帑不卽出出而竭何
以待之故曰錢法曰屯田曰鹽法曰稅契曰度

牒曰權茶皆修明往憲而一利百利者也曰權
酒曰市舶曰肆稅曰蘆洲皆酌量時宜而可永
垂後世者也曰內供曰宗祿曰驛遞皆塞流以
固源而救時之大獎者也君相苟加意焉於
富強何有乎儒者類重仁義而薄富強夫不強
則內訌外侮生民流離不富則元氣不振神氣
凋索不富於民則勢竭變生資國無地救強國
者必先富國強者所以壽民也富者所以足民

也。雖民變而即謂之仁，議雖起而後起，不為
聖人也。雖然，仁義有本，仁者無私惠，故法無拘
阻，義者無不立，故法無不行，不寧其法，而欲
以姑息為仁，則停為議，雖起而後起，不能為
也。

所以不為之，而自稱其非，非善之與，姑亦不
知，又非其子，畏其為墨也。士大夫雖不豈國，亦
石民四十集卷之九

終

終